



普希金戏剧集

戴启篁 译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扩大视野，认识世界；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借鉴创作经验和技巧，本社特陆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这套书主要选收外国古代和现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长篇小说。所选书目注重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平，并反映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对独树一帜、影响甚大而尚未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知晓的名家名著将优先介绍。

责任编辑：刘硕良

装帧设计：文希

普希金戏剧集

戴启笙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右江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125 插页4 155,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800册

书号：10256·27 定价：0.86元

• 目 录 •

一	鲍里斯·戈东诺夫	• 1 •
二	吝啬的骑士	• 123 •
三	莫札特与沙莱里	• 151 •
四	石雕客人	• 169 •
五	鼠疫流行时的宴会	• 213 •
六	美人鱼	• 227 •
七	骑士时代的几个场景	• 261 •

鲍里斯·戈东诺夫

深怀景仰与感戴之情

谨将此剧献给

俄罗斯人珍视缅怀之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辛

本剧即受其天才感召而作

亚历山大·普希金谨识

关于《鲍里斯·戈东诺夫》

俄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写于1824年12月至1825年11月，1831年出版。

在这部历史悲剧中，普希金一扫当时统治俄国舞台的伪古典主义的陈旧框框——三一律、悲剧分五幕、使用“亚历山大”诗体（六音步抑扬格）等等，创造性地进行了戏剧改革。全剧二十三场（不分幕），人物近八十个（包括从沙皇到乞丐各社会阶层），行文时而是诗体，时而用散文，地点从皇宫到广场，从国内到国外，情节开展延续七年多的时间，进行了“广阔而自由的性格描绘”。这使得《鲍里斯·戈东诺夫》跟莎士比亚的悲剧很接近。

普希金非常推崇莎士比亚，而对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和浪漫主义戏剧家拜伦则持批评态度。他说：“莫里哀的守财奴不过吝啬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吝啬、灵敏、报复心重、爱子女、机智。”他还说过，“总共只理解一种性格的悲剧家拜伦”，在莎士比亚面前是“多么渺小”。

《鲍里斯·戈东诺夫》，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化的作品。普希金在钻研素材时细心深入，在艺术表现上又忠实大胆，挥洒自如。他说他要争取的是创作上的自由。1830年他在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谈到：“一个戏剧作家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回答道：“需要有哲学概括、英勇

无畏，作为历史家对国家命运的思考、透彻的领悟、想象力的活跃、没有任何偏见、要有自己珍视的思想，一句话，要自由。”

《鲍里斯·戈东诺夫》写作前，俄国作家兼史学家卡拉姆辛的《俄罗斯国家史》第十卷、第十一卷出版了，普希金读后得到启发。他对俄国史家所称“混乱的时代”，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那一段历史特别感兴趣。那个时代，俄国专制统治特别残酷，波兰和瑞典多次入侵，皇位更替频繁，人民群众多次起义，社会风云突变，阶级斗争迅猛发展。普希金认为那是“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时代之一”。他打算撷取这段历史的素材写作戏剧三部曲：

1. 鲍里斯·戈东诺夫；2. 冒充的皇帝季米特里与玛琳娜；3. 许伊斯基。三部曲要写走马灯似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三个沙皇。但只有第一部完成了。

《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创作年代（1824—1825），正是十二月党人准备起义的前夕。作为十二月党人歌手的普希金，此时政治情绪高涨。他写历史剧，着眼点是为了现实——谈的是政治，写的是政治悲剧，主题是探讨时代矛盾的核心即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问题。别林斯基说：

“我们探询和质问过去，目的是为了过去向我们阐明现在并且预示将来。”普希金研究者布拉果依说，普希金“把真正的历史主义第一次引进了俄国文学”，“确实，历史主义，力图在运动、变化中探讨、认识和反映社会与人民的生活，将现代作为前此历史发展的结果加以考察，与此同时又从中窥见未来的萌芽——这便构成了普希金创作和世界观的重要方面。”《鲍里斯·戈东诺夫》创作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作家关于国脉的思考，即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重压下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忧虑。这个问题在

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又跟另一个问题，即争取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自由使罗马兴盛，而奴役使罗马覆亡。”——在一首诗中，普希金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普希金写《鲍里斯·戈东诺夫》时，虽然受到卡拉姆辛著作的启发，但并未为《俄罗斯国家史》所局限（这部著作宣扬维护专制的正统观点）。他独立地进行了研究，自称他的剧本是“长期劳动和纯正研究的果实”。他研读了俄国古代编年史以及历史学家谢尔巴托夫的《俄罗斯史》。

剧本写了三个主要的形象：一是鲍里斯·戈东诺夫，二是伪季米特里，三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形象。这些形象的塑造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俄国历史上一代雄主伊凡四世（恐怖的伊凡，亦译伊凡雷帝）于1584年去世。他的二儿子费多尔继承皇位（太子伊凡已于1582年被沙皇盛怒时以权杖击毙）。第三个儿子季米特里（最后一位皇后所生）被送到乌格里奇小城。这小城就是这位年幼亲王的封土。

即位的费多尔是个低能儿，不理朝政，爱做祷告和敲钟，爱看小丑表演，被百姓叫做“傻瓜费多尔”。政权实际上落到宠幸大臣鲍里斯·戈东诺夫手里。

鲍里斯·戈东诺夫出身并非显贵，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足智多谋，能力很强。他把妹妹伊林娜嫁给傻瓜费多尔。在费多尔在位的最后几年，一切政务都出自鲍里斯·戈东诺夫之手。他打击豪门显贵，起用新贵族，做了许多事情以巩固国家政权。

费多尔在1598年死去。贵族会议选举鲍里斯·戈东诺夫为沙皇。他即位后，继续打击豪门显贵，使用让人告密等暗害手段。显贵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沙皇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农民骚乱和暴动。

1601—1603年连续三年发生天灾和饥荒。各地农村动乱。1603年有一大队农民和奴仆，由赫洛普珂率领，进逼到首都近郊，被残酷镇压下去。农民的骚乱和暴动动摇了沙皇鲍里斯统治的根基。祸不单行，不久（1604年秋）伪季米特里和波兰人进犯。鲍里斯郁郁而死。他儿子费多尔继位，同年被杀。

伪季米特里究竟是谁？这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决。反正他是个借已死的皇子之名进行招摇撞骗的政治冒险家。伊凡雷帝的第三子，真季米特里是在1591年惨死的。那年五月的一天早晨，九岁的皇子在其封土的宫墙内作“插刀入地”的游戏，跌倒时刀尖正刺中自己的咽喉。朝廷派许伊斯基前往调查，结论是皇子偶然丧命。而民间传说却认为皇子是被鲍里斯·戈东诺夫派人暗杀的。苏联史学界认为，要查明皇子季米特里惨死的真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民间还谣传，皇子季米特里并没有死，被人救了，住在波兰。

一个自称是皇子季米特里的年轻人在乌克兰境内的波兰地主维希涅维茨基家里出现了。莫斯科宣布这冒充的皇帝是逃亡的小修士格利高里·奥特列比耶夫。但他到底是何许人，历史学家也无法弄清。

伪季米特里向波兰国王西吉兹孟德作了很多许诺。他皈依了天主教，保证俄罗斯居民都服从罗马教会，并答应把斯摩棱斯克城和塞维尔地区割让给波兰。波兰国王在财力、物力上支援了他，大批想到俄国发财的波兰贵族加入他的队伍。

伪季米特里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一些俄国城市。一切对鲍里斯·戈东诺夫不满的人：逃亡农民、奴仆、哥萨克都投奔伪季米特里。开初，被骗的农民相信伪皇真是伊凡雷帝的儿子，希望他能把他们从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

来。1605年伪季米特里虽在谢夫斯克被击败，溃不成军，但不久各地又爆发了新的起义。沙皇军队发生兵变。同年四月，大将巴斯曼诺夫向伪皇投诚。六月伪季米特里进入莫斯科，登上沙皇宝座。不久他便暴露出卖国贼和傀儡的真面目。农奴制依然如故，农民地位没有丝毫改善。伪皇周围尽是波兰贵族和外国教士。他把许多金钱送往波兰。1606年春伪皇与波兰女人玛琳娜结婚。这时，俄国贵族以许伊斯基为首，策划反季米特里的阴谋。1606年5月17日，起义人民涌进皇宫，伪皇跳窗摔死。几天后，他的尸体被焚烧，骨灰被装进一个炮筒，朝着他来的方向轰了出去。贵族推举老奸巨滑的、出身于豪门显贵的许伊斯基为沙皇。此人也是个卖国贼，引瑞典军队入侵俄国。他后来也被推翻，在位时间同样很短（1606—1610）。

这一段历史的确错综复杂，风云突变。普希金打算写的戏剧三部曲的第一部——《鲍里斯·戈东诺夫》，在基本情节上是忠于史实的，没有重大的出入。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有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也有作为艺术的历史学。普希金是以诗人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素材的。他认为历史剧作家“不应当……要花招，不要偏袒一面而牺牲另一面。不是他本人，不是他的政治见解，不是他的暗藏的或公然的偏私冒出来在悲剧中说话，而要让历史人物、他们的智慧和偏见自动站出来表现自己。字里行间进行控诉或为历史人物辩护，那可不是你的事。”这话并非鼓吹客观主义，而是强调作者不要自己直接站出来说话，而要让形象说话，历史剧就要让历史说话。“戏剧诗人应该象命运那样无情无私无畏。”普希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俄国历史学家波果金在《论

戈东诺夫参与谋杀皇子季米特里事件》中说：“我把收集到的证明和否决两个方面的所有材料应验以后，特将此案提交刑事法庭，请求按现行法律进行审判。”普希金就此在书上写了个眉批：“按现行法律将无法审判死去的帝王。历史会审判他们。”

普希金“替天行道”，代表历史审判了两个帝王。

诗人笔下的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深刻的悲剧性的形象。他不属无道昏君，主观上想把国家治好，并且做过一些好事，例如打击豪门贵族。但他统治的结果却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他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国破家亡，断子绝孙，连他的亲信，如巴斯曼诺夫和许伊斯基，也对他公开背叛或策划阴谋，他成了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为什么会这样？一言以蔽之：形势逼人，形势不可逆转，形势逼迫他一步一步干蠢事干坏事，逼迫他自取灭亡。当时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犹利节，使人民有点小小的自由而得以喘息。这本是釜底抽薪之法，但他不敢用，因为用了就会得罪他的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贵族，真是左右为难、宽严皆误。等到人民起来了，他的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领悟到了一个帝王的“真理”：“马有时也把骑手摔下，儿子并不都听老子的话。”他把人民当马牛、当工具——这便是作为帝王的本质。当马匹温柔和驯时，他可以骑它，鞭策它——此之谓“爱民如子”；而马匹一旦烈性发作，那可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不！施博爱、行仁政，百姓不会感恩，
你做了好事——他们连“谢谢”也不说一声。

杀他们！抢他们！——对你也不见得更坏。

凶残的本性暴露无遗！

另一个沙皇伪季米特里也是个悲剧性的形象。此人精

力旺盛，敢作敢为，机灵活泼，富有诗人气质和豁达的风度，在爱情上也表现得真诚狂热、一往情深。但是，这些品质终归救不了他，因为他是个卖国贼。他只配落得个极不光彩的下场，成了名副其实的炮灰。

“历史真实”，可以说即等于“历史无情”。作家必须表现这个“无情”才是对人民“有情”，才是对历史负责。

人民这个集体形象在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起了重要作用。有的研究者认为，人民才是这部悲剧唯一的主角。这种说法，从剧本的内容和结构上看，也说得通。不过，我国近年有的文章认为，在这个悲剧中普希金表现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恐怕那时的普希金没有这么高的认识水平。其实，他只是表现了人民是决定皇位更替的力量，即改朝换代的工具。普希金把人民写成皇权主义者，这是忠于史实的。在戏中，人民由消极忍耐走向积极反抗——鲍里斯因而垮台；再由积极走向消极（剧本最后一句话：“人民沉默无言”。）——“于无声处听惊雷”，预示着下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伪季米特里好景不常了。由消极忍耐到积极反抗，再消极，再积极……这种过程，循环往复，纵观中外封建社会的历史，莫不皆然。那时的人民在不自觉地创造着历史。

《鲍里斯·戈东诺夫》还有两场不收在正文之内，只作附录。这两场相当精采生动，但普希金认为它在全剧情节发展与结构安排上是多余的，就坚决割爱了。

译 者

克里姆林宫金殿

（1598年2月20日）

许伊斯基公爵与沃罗敦斯基公爵

沃罗敦斯基

你我被任命协同管理这座城，
不过，看起来已经无人可管：
莫斯科成了一座空城，全城百姓
跟随主教去了修道院。你看，
将如何了结这场骚乱。

许伊斯基

如何了结？不难猜到：
百姓还要痛哭嚎啕，
鲍里斯还会皱皱眉头，
好比酒鬼面对一杯美酒，
他将半推半就，应天命，顺民情，
最终同意接受皇冠——到时
统治我们，按照过去的老章程。

沃罗敦斯基

自从此人带着妹妹躲进修道院，
似乎真想了凡遁世以来，

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

漫说是大主教，休提杜马众贵胄，
全都劝他登极，到如今，还扭不过他的心意，
他也全不顾叹息劝进与磕头哀求，
连莫斯科全城痛哭嚎啕，他也一概不理，
也不理睬贵族最高会议的呼吁。
恳求他妹妹劝他执掌江山，
也是枉然。他妹妹，
悲伤的出家的皇后，
跟他一样强硬，一样固执。
或许鲍里斯给她灌输了同样的精神。
莫非为国事操劳，
确实使这位执政厌倦，
莫非无权无势的御座，
他确实不愿升登？
你以为如何？

许伊斯基

我敢说，小太子的血
算是白流了；早知如此，
季米特里本可以活下来。

沃罗敦斯基

可怕的谋杀！鲍里斯暗杀太子，
是千真万确的吗？

许伊斯基

不是他，还有谁？
谁会无缘无故去收买契普秋戈夫？

谁会派去比齐亚可夫斯基两兄弟
和卡恰洛夫？我被派往乌格里奇
实地调查过这个案子。
我赶到现场，鲜血尚未擦去。
全城都是这桩谋杀罪行的见证，
全体公民都异口同声地证实。因此，
我回来，本可把躲在后台的杀人犯揭发，
只消一句话。

沃罗敦斯基

为什么你不干掉他？

许伊斯基

我承认，当时他
非常镇定，真是厚脸皮，
这反而弄得心慌意乱。
他盯住我眼睛，俨然胸中自有一腔正气，
盘问我，细微末节也不放过，——
我只得对他背出一篇调查，
而那正是他事先私授给我的胡话。

沃罗敦斯基

这可不干净呀！公爵！

许伊斯基

你叫我怎么办？

把一切都禀告费多尔皇上吗？可是，
沙皇看什么都用戈东诺夫的眼睛，
听什么都用戈东诺夫的耳朵。
即算使他全都相信我，

鲍里斯也会立刻使他相信我说假，
当场把我抓去坐牢，看！
时辰一到，不声不响
便把我勒死在牢房，
象处决我叔叔一样。
我并非吹牛，到时候，
任何死刑我都不怕，
我不是胆小鬼，可也不是糊涂虫，
无缘无故钻进绞索圈套去送命，
我可不干。

沃罗敦斯基

可怕的谋杀！你听我说，
忏悔时杀人犯准会心惊肉跳。
无辜太子的血妨碍他登上皇位。

许伊斯基

他会越过障碍，鲍里斯可决不是孬种！
对于我们臣民，对于俄罗斯这算什么光荣？
昔日的奴仆，鞑靼人、马留达^①的女婿，
刽子手的女婿，也有一副刽子手的心肠，
他居然想窃取蒙诺马赫^②的皇冠和皇袍……

沃罗敦斯基

对！他出身寒微，咱们可比他高贵。

①马留达，即马留达—斯库拉托夫（？—1573），伊凡雷帝的宠臣，沙皇特辖区军团头目。

②蒙诺马赫（1053—1125），基辅大公。

许伊斯基

是呀！言之有理。

沃罗敦斯基

要知道，许伊斯基，沃罗敦斯基……

都是世袭公爵，谈何容易！

许伊斯基

名门望族，留里克^①的血统。

沃罗敦斯基

听我说，公爵！倒是咱们有资格
继承费多尔的皇位。

许伊斯基

对呀！比戈东诺夫更合法。

沃罗敦斯基

这话一点不差。

许伊斯基

怎么样？

趁鲍里斯还在耍手段，
咱们加紧挑起百姓骚动不满，
让他们扔掉戈东诺夫；
公爵们有的是，让他们随便
选举一个做沙皇。

沃罗敦斯基

我们，瓦里亚格人^②的后裔虽然有不少人，

^①留里克——传说中的沙皇始祖。

^②瓦里亚格人，即挪威人，指留里克，因为他是挪威人。

但我们很难和戈东诺夫硬拼，
因为百姓已经不把我们看做
古代尚武诸侯的子孙。

我们早已丧失了自己的采邑，
我们早已屈身为沙皇的臣民。
而他却可以恩威并用，
或者炫耀武功来愚弄百姓。

许伊斯基（看窗外）

他胆大包天——这便是关键，
而我们呢？……别提啦！

看！老百姓来了，散开了，又回头了。
快去看看，决定了没有？

红 场

百 姓

甲

求他他不应！他把祭司、
大贵族以及主教都赶开。
他们向他下跪也是白搭，
皇位的光辉使他害怕。

乙

天呀！谁来管理我们？